

编者按：11月28日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发长篇通讯《重访大瑶山》，以踏访费孝通夫妇的瑶山足迹为主线，探寻大瑶山90年间沧桑蝶变。本报予以转载，以飨读者。

在南岭西南，有一片拔地而起、山高林密，大致南北走向、与珠江上游潯江段东西交织的山脉，即为大瑶山。1952年，我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——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在这里诞生，被誉为“世界瑶都”。

90年前，同是青年学者的新婚夫妻费孝通、王同惠，来大瑶山开展社会调查，一路写下《桂行通讯》，记录了当年瑶族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，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。调研过程中，王同惠不幸遇难，费孝通身受重伤。

90年后的今天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沿着他们的足迹，寻看大瑶山的沧桑变化，探访瑶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路，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、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。

今年11月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5周年，谨以此重访致敬纪念。

象州:大瑶山脚下串起“富民路”

从柳州到象县，费孝通伉俪是在柳江上坐小火轮，耗费12小时。今天沿着2017年底开通的梧柳高速公路，在大山中穿行只需1个小时。

我们坐船过渡，登陆运江古镇。从大瑶山流下来的罗秀河，在此汇入柳江，冲积出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。因地处水运要冲，自古人烟辐辏、商贾云集。后来随着水运式微，为了寻求发展空间、便利交通，居民整体过河迁移，留下一个密布青石板路、骑楼，但有些空落，寄希望文旅开发的古镇。

码头边的石条长坡下，立着两块牌子。一块是“徐霞客上岸点”，一块则刻着《桂行通讯》的记述：“由柳州到象县的水道极老，曲折甚烈，近弯处，山壁峭立，竟疑无路，水流颇急，且河床不平，水花打旋，小船不易航行。”

在宁静的古镇深处，我们来到“新住民”刘清的家。原本是柳州人的她，从老居民手中买地建起一栋新房，2楼、3楼辟为民宿。“这里水质好，空气好，”刘清的婆婆说，“每天沿着河堤散步，晚霞特别漂亮。”婆婆盼望过河的交通更方便，古镇迎来更多人气。

我们和费孝通、王同惠一样，也是在夜晚来到象州县城的西门坡下。当年坡下就是下船进城码头，如今因旁边架起一座横跨柳江的大桥，码头已停用，斜坡上长满青草。夜色中从坡下仰望经过保护修缮的城墙，的确陡峭险要，与《桂行通讯》中“仰望山顶城楼”的描述一致。

县志史办原主任敬带我们登上城门，走过有数百年历史、古老发亮的石阶，来到他们研究认为是当年费孝通伉俪居住的客栈原址。古街因为古城保护得力，大体保存了当年的格局，但一家悬挂“AI青创人才E站”招牌的创业门店，映照出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
根据城墙旧址估算，当年，象州城不过几是蜷缩在五座城门前的一方天地，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；而今城区已扩张数十倍，高楼迭起，车流如织，成为一座容纳百余万人的现代城镇。

离开象州县城前往大瑶山的路上，费孝通伉俪发现有一个地方“水田青青，颇有江南风味”，他们设想，若是能输入大批人口，把荒土都加以开辟，一定可以富民。

这个地方就是寺村镇。90年过去，镇名依然没变。和当年一样，水稻依然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。宋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象州多膏腴之田，长腰玉粒为南方之最。”让人欣慰的是，这里生产的大米已经是象州的一张名片。当地人告诉我们，寺村镇的大米受欢迎，首先得益于源起大瑶山的罗秀河的浇灌，水好。

设在路边的象仓米业，是广西米业的民营经济翘楚。戴一副眼镜、略显斯文的年轻人周俊伯，是企业掌门人。2013年，在广东佛山学计算机编程专业的他，毕业后子承父业投身米业，公司墙上悬挂的“北有五常，南有象仓”的铭牌，显示了这家企业的雄心抱负。

销售是最需要突破的难题。有一次开车赶到东莞的他，在晚上8点钟等到一位大米经销商下班。“我取出随车带的电饭煲，现场将我们的米煮熟给他品尝。后来他下单了，成为一个重要客户。”

改变这片土地的力量，是改革。在寺村镇党委、政府支持下，2024年象仓公司和横桥村合作社联手，试点推动“五统一”改革——村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，象仓公司统一生产资料、技术指导、田间管理、产品销售、品牌推广，售粮利润和农民分红，实现了粮食产量增长、售粮收益提升、农民不必过于辛劳的多赢局面，农户全年每亩多获利500元。

当地政府对2024年投资900多万元在横桥村推行高标准农田改造，在不改变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分散的小块田集中——当地农民称为“小块”变“大块”，为“五统一”创造了基础条件。

我们欣喜地看到，从象州到寺村，再到百丈的路上，两旁几乎没有一处闲土。除了稻禾，还有高过人头、青纱帐般的甘蔗，一座座枝条缀满小圆果的砂糖橘园，以及像哨兵一样排列整齐的桉树。路旁不时可以见到果品销售店，和卖桉树肥、土肥的农资店。

今天农民的富裕之路不仅在农业，还在工业、商业，以及三产的融合。在横桥村村委会小院里，一处竖立的宣传栏上大书“送岗入村‘码’上就业”。招工的15家企业有14家来自本县，大多是本土工业园的工厂，招聘职位包括销售农产品的电商主播（全职）、视频拍摄剪辑等。

百丈是进入大瑶山前的最后一站，费孝通他们在这里的墟（通“圩”）街上第一次看到“穿瑶装说瑶话”的族族体验。我们到百丈时，正赶上圩日，像当年一样，依然是三天一圩。走进盘瑶人潭月荣的铺子，只见琳琅满目的瑶山药材。看上去人井不多，对此市场监督管理中心负责人韦红生解释，交通便捷了，瑶山很多村也有了电商，瑶族乡

沿着九十年前的费孝通调研路重访大瑶山



亲不必奔波下山购物了。

从运江古镇到象州城，从寺村到百丈……不变的是山川河流、栽禾种稻、三天一期的圩市，古镇古城也延续着历史根脉。但从交通、生产生活方式、农民的富裕程度和城乡流动来看，这片土地无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。当新发展理念和改革创新激发出活力，这片土地未来必定更加不负勤劳坚韧的人民。

站在平坦的百丈眺望，不远处就是山势连绵、岭横白云的大瑶山。在《桂行通讯》里，那是一块与山外迥然不同、新奇独特的世界。对照90年前的文字，那里的土地、那里的人民会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化呢？

王桑老汉：“希望活到100岁”

“从象县入瑶区，王桑是第一站。”

90年后，我们循着费孝通伉俪的足迹，前往王桑。下高速后进山的的水泥路曲折盘旋，路边的小河清亮，闯过石坡时“哗啦啦”溅出一团团白色的水花，汇入山下的罗秀河，最终汇入珠江。

《桂行通讯》中这样描绘王桑：“村落是向西靠山而成。有竹篱和矮墙围着。土屋比邻，间以方形的仓，一层层的靠山房屋，远地里就可以窥见村落的全貌了。”我们在象州县找到了百丈乡九旬老人韦文中，他是当年为费孝通带路的向导韦守超的孙子。他对上世纪40年代瑶山的记忆仍然清晰：“瑶山人的房子都是上层住人，下层养猪、牛。牛屎猪粪没有及时清理的话，到家做客都难以下脚。”

眼前的王桑，风光同样秀丽，只是村民的住房已经全部变成了一栋栋坚固、现代的水泥楼房，门口停着小货车、摩托车，屋顶则立着太阳能热水器，土屋和谷仓都看不到了。

在这里，我们见到了88岁的胡立光，他气不喘，背不驼，嗓门大、头脑清。他的父亲曾是“村长”。《桂行通讯》中记载，费孝通伉俪来王桑时，就是在“村长”家吃的饭。他听父亲说，“费先生吃了一点猪肉，还有自带的食物，但是不吃猪杂、鱼杂”。

“小时家中缺粮，有时吃山上野八角、野猪山充饥。只有客人到家或者过年时才有猪肉吃，现在餐餐有肉。”老胡高兴地说，家里丁兴旺，儿女和孙辈在外有的当医生、有的开饭店，春节回家时“摆3桌才能坐定”。

当年瑶山人对新事物很戒备，在《桂行通讯》中有生动的记载。担心有的瑶山人顾虑照相机摄走他们的魂引起误会，费孝通有时就为村民画像。有一些瑶民不敢接受他俩的人体测量，担心会“量死人”。

今天，现代设备已经在瑶山广泛使用。老胡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个手机。“孙子送给我的，我会打电话，看抖音，特别爱看新闻。”

当我们问及老人的心愿，他说，虽然感到自己也“太阳快下山了”，但看到现在生活这样好，“后生们”发展得好，很高兴，“希望自己活到100岁”。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这里并不是费孝通、王同惠的住址。在门头村村委会副主任胡兰带领下，我们爬过村后的长坡，登上一块背贴高山，长满膝盖高的大豆与野草的土地。“这里就是两位当年住过的地方，因为预防地质灾害，前些年村民已经搬到下面去了。”

王桑现在是门头村的一个自然屯。从王桑继续沿山公路盘旋而上，不远就到了门头村门头屯。村旁山上直立着很多年龄超过200年的杉树，有参天之势，仰头难望树顶。村中的房子陈列着费孝通“情系大瑶山专题展”，一处祭祀自然的神庙门上悬挂着“费孝通先生调研旧址”，还有花蓝瑶民俗展览室。

浓郁的花蓝瑶民俗，90年后发生了哪些变化？成人礼是人生特别环节。《桂行通讯》写道，男丁在15岁参加“度斋”，要做一套道士的衣服、一套新的被褥，每天请人来家里教他跳舞，度了斋才娶媳妇，“其实就是有当家长的资格了”。

如今村里依然做成年礼，形式却不一样。胡



兰记得，15周岁时的农历大年初一，她身着瑶服，在亲友的陪伴下，从村底一路步行至村口，完成了这场庄重的仪式。如果还有其他同龄人，可以一起游村。

历史上，花蓝瑶一般不能外嫁其他分支的瑶族，外嫁汉族更是受到限制，通婚的地理距离也局限在狭小的山村。

这样的风俗早已被彻底打破。不限分支、民族，自由通婚。很多青年男女去往外地打工或创业，本地和湖南、四川等地婚嫁的都不少。在门头，“90后”乡村振兴协理员覃容容说，有一位在新疆长大的姑娘，前些年嫁到了这里，现在在山下的桐木镇工作。

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，当地人结婚，往往是男方给女方一对银手镯，女方出嫁时带过来一套瑶服、一小皮箱嫁妆。如今新婚夫妻往往谋划着要在县城的金秀镇或者繁华的桐木镇买房。

花蓝瑶嫁娶风俗的特色之一，在于“双喜酒”——将婚礼的席席和孩子的满月酒放在一起办。“双喜酒”吃两餐，来贺喜的人要备两份礼物。

在“双喜酒”上，主家专门备下一份“簸箕肉”，用大簸箕垫上芭蕉叶，将30斤煮熟的排骨、瘦肉、猪内脏等舀进簸箕，堆成肉山，顶部再压一团四方大肥肉，转为女方亲戚而设。

如今，这种习俗正在简化。在花蓝瑶博物馆前的石阶上，从外来的地覃容容说，自己参加过两次“双喜酒”，村民不怎么做簸箕宴了。胡兰说，虽然也还有人做“双喜酒”，但更多人选择在结婚时办喜事。

多位村民受访时说，节育的“土法”早已“失传”。《桂行通讯》中多处记载，花蓝瑶的妇女十之七八都懂得堕胎的方法。他们一般只生两个孩子，两女则一嫁一招赘，两男则一娶一出赘。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很难理解原因。我们实地走访，方才豁然开朗。这里的村屯都是分布在斜坡上，山越高，房子越密。由于山多、地少、缺粮，当年不得不堕胎控制人口，以适应有限的生存资源。

瑶族历史上用“石牌律”来解决纠纷——在村口竖上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刻下不能违反的规则，譬如“偷禾谷、挖屋、偷坟三条，犯一条罚银50两”“娶二老婆的，罚银120两”，每村找有威望的人担任石牌头人，谁犯了石牌就由其处罚。

1951年，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指导帮助下，大瑶山各民族人民代表在石牌上刻上了《大瑶山团结公约》。随着法治的不断健全，石牌早已不具备法律的功能，但依然是记载村规民约的载体，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手段。

“各人各山，各有界限，不得越界”“炼山要守法，注意用火安全”“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”……这是我们在门头村见到的“新石牌律”中的一部分。

我们还好奇地追问现在还有没有人“打老同”？与同龄人结为“老同”，是当年瑶族人突破血缘、地缘关系的一种交友方式。王同惠正是听从山下象州人士的介绍，进六巷与房东、瑶族姑娘蓝妹国打了“老同”，开展工作就便利多了。我们得到的答案是，年龄大的人年轻时打过“老同”，现在来一套仪式打“老同”的很少了，但“老同”这种结交好友、互相帮助的观念依然在年轻人里存续。

在王桑，我们看见一位妇女正一针一线缝制黑底橙图案的瑶绣，旁边两位妇女兴致勃勃地看着。

对女孩而言，一套精美的瑶服是不可或缺。胡兰的瑶服是妈妈用传统工艺做成的。“瑶服都是由母亲代为保管，管得很紧，因为一遇水容易褪色，所以必须成年礼或婚礼时才穿戴。”

穿短袖、梳马尾辫的胡兰热情干练。在象州的米粉店、深圳的餐馆打工后，回到门头村为村民服务。今年31岁的她还没有结婚，她期待穿上瑶服的那一天。

六巷:熊熊燃烧的民宿之“火”

如果说，王桑和门头处于大瑶山的山腰，那么六巷乡六巷村六巷屯则是斜靠在陡峭的山肩



上，背后就是巍峨的五指山。公路在山间蜿蜒，不断向上爬升，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，将这片曾经闭塞的瑶山与山外的世界紧紧系在一起。

抵达时正值暮色四合，六巷屯的多家民宿亮起了灯。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《桂行通讯》中，对六巷夜晚的记述：“远山里的火把忽出忽没，一起一伏，好像鬼灯一般神秘。”

这段话在现实当中得到印证。韦中文老人受访时说，上世纪40年代，年轻的他常去瑶山挑干草、买杉木。“瑶人早上七点多就打一个饭包出去干活，晚上八九点才回家，每天都是打着火把出去，打着火把回来。”

外出劳作时的火把，和夜晚民宿的电灯，映照出新旧不同的瑶山。

沿着高坡下一条狭窄的石板路，我们来到六巷屯一家民宿“云山居”，位置就在费孝通、王同惠借住过的蓝妹国家房前下方。外表是原汁原味的农村老房子，黄泥墙，门前立着大木柱子，进门是一个山货柜，楼上则布置了多间客房，坐在小布凳子上可以悠闲地欣赏山寨风光。

我们遇见了这里的“小主人”，瑶山青年蓝泽杰。这个留着利落短发，从山外回到瑶山的“90后”，成为乡邮政公司投递员。业余时间，他在民宿打扫庭院，整理客房，在社交媒体上阅读大家经营民宿的心得体会。

蓝泽杰的母亲张燕珍今年50岁，瘦削的双肩总是背着镶红边、有花蓝瑶刺绣的黑手织布袋。只读过小学二年级、很多字不认识的她笑言“会算账”。几年前，她家新建了一栋楼房后，投资10多万元改造老房做起了民宿。

这个家庭的转变，是瑶山变迁的缩影。

对上世纪30年代的情形，《桂行通讯》这样记载：“瑶山向外输出的主要商品，就是木材。大都是包给汉人去采伐，每株值1毛2分。亦有瑶人自己砍下运到河边由汉人下水运出的，所得到的钱是瑶汉平分。但是一个木排有二三十根木头，瑶人所得不过四五块钱罢了。”

瑶山人的生计生活早已今非昔比。大量的年轻人到山外打工、创业，留在山上的人们，则主要是种植祖辈相传的生姜、八角、木材等。木材的收益虽稳定但回报时间长，而生姜、八角的销售受市场影响波动大。如何找到一条发挥大瑶山优势的致富之路？

改变，始于修路，成于民宿。

从六巷村往大岭村大鳌屯的路上，我们可以想象出费孝通笔下当年的“下山之难”——“下山路是在山阴，古木参天，细竹遍地，这路终年不见太阳，阴湿湿的石块上都长着一寸多长的青苔。”前些年，沿途已经修通被比喻为“挂壁”的水泥路，从此交通畅通。

大岭村是花蓝瑶聚居的村落，背靠全县海拔最高、风景奇美的圣堂山，眼前是五指山，村前有一条山涧两旁古树林立的大峡谷。1986年出生，年轻时在广东佛山做过玩具，在广西梧州磨过人工宝石，后来回村的相珍兰是这里的村党总支副书记，亲身经历了近年来大瑶山因民宿而加速发展的过程。

得益于丰富的山涧溪流以及小水电开发，大瑶山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用电照明，但是解决路的难度就大多了。六巷乡乡长李波告诉我们，六巷曾是全县最闭塞最落后的乡镇，外出只有一条四级公路，现在全乡48个自然村均通硬化路，梧柳高速也设有六巷出口，实现了“外联通，内循环”的交通格局。

当本村10多公里的水泥路修通后，2016年，她与驻村干部引进柳州客商投资创办了“瑶天下”民宿项目，不少村民既做服务员也为游客表演瑶族舞蹈。当美丽的山水、夏日的清凉和瑶山的民俗吸引山外游客源源不断进来后，村干部又说服在外创业的村民相金明回村利用闲置老屋办客栈。

“那几处闲置的老屋一年就盈利15万元。”这个消息像一粒火种，点燃了整个村子的希望。村民们以火一样的热情相继加入民宿行业。如

今的大岭村已发展出21家民宿、6家农家乐，2024年共接待游客11万人次以上，实现旅游收入700多万元。

“开民宿、做服务，60%的户数参与，把相关售卖、卖特产的算进去，全村百分之百参与。”习惯惯言细语的相珍兰声音响亮起来。

“大岭村发展民宿红红火火，我们六巷也不应该落后，也要有人带头。”山的南面，从县城退休回六巷屯的七旬老人蓝建明，站在自家民宿“半山闲舍”的院子里，下了一个决心。

他的民宿坐落在六巷屯高处，由自家民居改造而成，实木房梁，青瓦铺顶，屋旁边架着从山上引水的半开竹子，里面长着青苔。这里每年接待五六百游客，客人在这里可以穿花蓝瑶的服饰，他会教客人简单的瑶语。

我们到访时的六巷屯，正处于民宿建设的高潮期。2024年，当地引进一家叫“瑶亮瑶山”的民宿，建起了多栋瑶族风貌的建筑，目前正在增资扩建民宿集群，还将建设演艺中心、观景平台、石牌律展示区。

把这里定位为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六巷乡政府也筹集资金，正在修路，建污水处理厂、步道、停车场、公厕、旅游廊道安全护栏、加油站，计划打造费孝通寓所和“大瑶山田野调查学术文化产业中心”。

可以预见，不久的将来，一个集避暑、康养、旅游、观光、文化调查等于一体的六巷屯将问世，成为继大岭村后又一个民宿“明星”。李波说：“住宿难曾经是制约六巷旅游发展的痛点。过去游客总抱怨‘住不下’，现在还要让大家‘舍不得走’。”

在一批民宿企业和相珍兰、蓝建明等先行者的带动下，六巷乡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截至2024年底，金秀瑶族自治县全县共有民宿102家，其中六巷乡有30家，占据全县民宿的29%，初具集群效应。

面对如火如荼的民宿热，金秀县农商行专门设计了“民宿贷”。我们从六巷支行了解到，目前“民宿贷”成为这个支行新兴的头号业务，已发放23笔贷款共计500万元。

开发瑶山旅游的设想早已有之。资料记载，1933年，当时的“广西省府”通过的《决议开辟瑶山案》中云，金秀瑶山“乱峰插云，白云掩映，乔松深蔚，绿竹漫山，灌树丛生，藤萝纠结，山花竞艳，沁人心脾，溪水和尚，虫鸟相乐，真人世间桃源仙国不是过也”。然而当年的设想只是美好意愿，无法成为现实。

1987年，金秀成立县旅游开发办公室和旅游开发公司，正式开发利用县内丰富的旅游资源。因为县城东北交通相对便利，此区域的十八家瑶族村成为民俗旅游点。近年来，全县旅游越来越火，也开始惠及地处县城西南的六巷瑶民。

除了发展旅游，金秀还以“中国瑶医药之乡”的名号，打响了瑶医药的“金名片”。2025年，金秀投入粤桂协作资金2280万元专项支持瑶医药产业，发展瑶医药精深加工、打造康养文旅产业园，县城瑶医院的瑶浴、头疗等特色康养项目大受欢迎，金秀生产的瑶浴粉、瑶药饮片、特色药酒，不断销往山外。

大瑶山人民的致富路得到了天南地北的支援。如今，广东茂名市的电白区、茂南区对金秀定点帮扶，从茶旅融合、旅游道路建设到河流治理均有项目覆盖。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高校代表支持金秀县，被比喻为可能是南北跨度最大的“结对”。哈工大组织建筑、环境专家制定了六巷村六巷屯生活污水治理设计方案，并持续动员职工购买金秀的砂糖橘、百香果，以消费促增收。

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，正以一种更明亮的姿态，看到这片瑶山敞开。

大岭村，看到这一拨广东游客来了，相珍兰心生欢喜，又有些着急。她盼望能够打通村的水泥路拓宽，这样载客更多的大巴车可以进来，目前只能过中巴车。

尽管家村的民宿还没有预想中的赚钱，但蓝泽杰认为这条路没走错。他的苦恼是，女朋友在县城工作，“她想在山外的桐木镇买一套婚房，两人未来的发展能在那边解决”，而自己对山下却很犹豫。

但他相信，如果能帮助妈妈把民宿做得更加红火，留在山上，会是一生更好的选择。

中心小学:大山的守护

站在山上俯瞰六巷，可以发现一块地势宽阔平坦的好地方，留给了六巷乡中心小学。对于地势陡峭的大瑶山而言，这样的地方可谓“寸土寸金”。

《桂行通讯》记载，费孝通、王同惠在六巷测算当地人的体质，是在一所庙改造的“国民基础学校”进行的，里面的神像还没有拆去。“学校有名无实，只有几个学生，还是整天不上课。”当地的“长毛瑶”不但不喜欢上学，还试图阻止“板瑶”的孩子上学，因为上学后有文化了，就可能来“争地”。

校门口旁边悬挂着的圆形校徽富有特色。中间是两个交叉的“黄泥鼓”，旁边有很多瑶族标识的图案，校名除了中文还有瑶族语言。中间“1934”的数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——1934年正是这所学校的前身创办之年，也是费、王来调查的前一年。

进入六巷中心小学，校园环境优美，整洁明亮。午后的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黄白相间的教学楼上，一抬眼便看到教学楼上有着生动的费孝通的名言——“各类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”。围墙上的壁画和文字，介绍了大瑶山六个瑶族支系的历史风俗。

郑成堂迎上前来。她大学毕业后在县电视台、民政局工作过，因为“喜欢孩子”而成为一名教师。她告诉我们，全校有66名专任教师，共有五个年级，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，今年一年级“断档”，暂时没有适龄儿童入学。山里的孩子不少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异地读书，也有一些到山下的桐木镇去求学。

六巷现在的孩子们是什么样的性格和面貌？这是我们很好奇的。

对进村前在百丈遇到的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，王同惠在《桂行通讯》中有着生动的描写。“当轿子初到时，便被一群孩子包围住了。他们一边跟着轿子跑，一边口里嚷着，嚷着些什么，我可不懂。轿子停在乡公所门前，我那时已被大大小小的入密密重重的围住了，小孩子们甚至伸头到轿子里面来看我。”“我们一进屋，60余个小学生就跟着进了屋……刚想在木板床上躺一下，猛抬头，看见窗户外、梁头上，都是乌黑黑、好奇而静默的眼睛。”

(下转第四版)